

热爱母语 热爱阅读 享受经典 享受书香

100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外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

雪 虎

[美国] 杰克·伦敦 / 著 蒋天佐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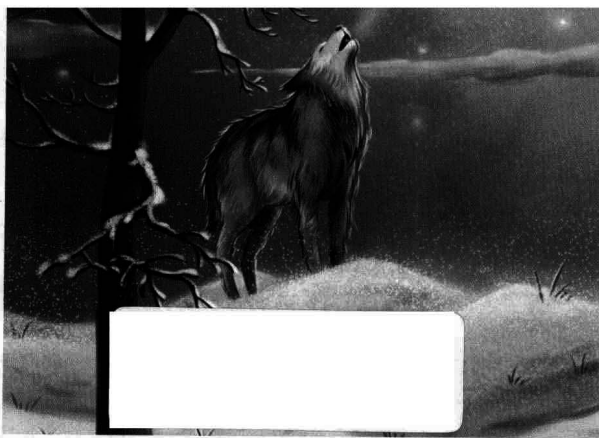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100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外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

雪 虎

[美国]杰克·伦敦 / 著 蒋天佐 / 译



Preface



总序

永恒的经典，一生的邀请

阅读文学经典，就像是阅读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为，每一本美好的书，都不仅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它们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阅读文学经典，也像大海茫茫之中的水手在航海，书中的忧愁与悲伤，是他的黑夜和风暴；书中的欢乐与希望，是他的阳光和云彩。世界上还有比阅读更美好、更惬意、更幸福的事情吗？请你相信：你阅读，所以你美丽；正如你思想，所以你存在。

美国家喻户晓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著名阅读指导专家费迪曼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阅读推广经验，为读者们设计和推荐过一份经典阅读书单，取名为“一生的读书计划”。

他设想，这样的一份读书计划，应该是适用于从十几岁到九十几岁的所有读书人的。同时他也强调，一生的读书计划最

好就从童年开始。这是因为，这些经典书籍中的每一本书，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人内在精神不断成长的源泉，成为你一生中最好的、永难离弃的伴侣。他说：“这些书，一旦成为你精神中的一部分，就会永远长驻心中，发挥无限强大的作用……它们是你一生用之不尽、蕴藏丰富的宝山。”

《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正是基于同费迪曼教授同样的愿望，面向广大少年儿童和大众读者所遴选出的一份比较完备的阅读书单。

这些童书杰作，大都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淘洗，经过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一代代读者的检验和认可而流传下来的，具有伟大和恒久品质的不朽之作。它们写的都是少年儿童们感兴趣的故事；它们的叙述方式也能为全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少年儿童们所接受；它们所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也是向每一个读者敞开的。

这是一些永恒的经典。这是对你的一生的邀请。

在我们记忆的长夜里，曾经有过许多明亮的经典儿童文学的神灯，给过我们温暖、光明、幻想，还有智慧和力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每个人精神世界的一次次改变，那些神灯的光芒，也许渐渐变得遥远和朦胧了，有的甚至已经变成我们遥远和模糊的记忆的背景，而不再是记忆的内容本身。即使有些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我们都还记得，但经过了许多年之后再打开它，却发现那已经是另一本书、另一个故事了。时间和经验，在

我们不知不觉中已将它们颠覆或重新“改写”了。因此，重新擦亮记忆深处的那一盏盏神灯，重新返回经典文学阅读的花园，重新寻找回各自的阅读记忆中的密码和感觉，进而完成一种自觉的和美好的精神确认，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被人称为“作家的作家”，曾经担任过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有三句与书有关的名言，值得喜欢阅读的人记取。一句话是：“我一生都在书籍中旅行。”想想看，这样的一生该有多么幸福！另一句话是：“天堂的样子，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样子。”——他是在想象着，有一天他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还能够坐在图书馆里幸福地读书呢。还有一句话：“在图书馆里，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本书。”——他的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书很多很多，多得你根本就读不过来，即使活上几辈子也读不完呢。关键是要学会读书，要学会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和真正喜欢的、而且能够帮助自己的好书。

是的，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本书”。只有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那本书，它才能真正成为你心灵上的朋友，成为一处你随时乐意去就可以到达的地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会用同一种方式去读同一本书。

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从来就被人们称为建造神话中的通天之塔“巴比塔”的大匠，是一群伟大的“盗火者”和“播火者”。

正是因为有了优秀的文学翻译，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字藩篱得以清除，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类之间的思想和精神的虹桥得以构架，整个人类的思想和文明的星空，才变得无限的辽阔、明亮和璀璨。有了他们，我们的读者才能跨越语言障碍，共享阅读的幸福与快乐。

列入《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中的经典童书，代表着和涵盖了全人类儿童文学领域里最杰出的文学名篇和艺术智慧成果，所选书目不仅包括了读者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不朽经典，也有许多本来应该被人们记住、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译文版本的稀少而被忽略和遗忘的经典杰作。叶君健、陈伯吹、吕叔湘、蒋天佐、冯春、任溶溶、绿原、吴钧陶、姚以恩、唐祖论、林秀清、茹香雪、王石安、徐朴、潘辛、李自修、韦苇、莫雅平等不同语种的儿童文学翻译名家，为这套书系奉献出了各自优美的和忠实可靠的中文译本。

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只要我们有耐心，并且怀着一种敬畏之心轻轻地擦去时间留给它们的飞灰与尘埃，神灯的光芒将愈加明亮。数千年来人类有幸拥有了一批最伟大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和幸福花园，我们将世代守护着它们，使这缕书香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徐 鲁

2009 年 12 月 24 日

Contents



目录

第一部	雪白的虎牙	
第一章	追踪猎食	003
第二章	母 狼	011
第三章	饥饿的哀号	022
第二部	生于荒野	
第一章	虎牙之战	035
第二章	巢 穴	044
第三章	灰色狼仔	052
第四章	世界的墙	057
第五章	食物的规律	067
第三部	荒野之神	
第一章	造 火 者	075
第二章	束 缚	085
第三章	被 黜 者	093

第四章	追 神	098
第五章	契 约	103
第六章	饥 荒	111
第四部	高等的神	
第一章	种族之敌	121
第二章	疯狂的神	130
第三章	仇恨的统治下	138
第四章	缠住了的死	143
第五章	难于制服的	154
第六章	恩 主	160
第五部	驯 服	
第一章	远 行	175
第二章	南 国	181
第三章	命 运	188
第四章	种族的呼唤	198
第五章	睡 狼	204
附 录	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的故事 / 余之	213

100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第一部 雪白的虎牙

第一章 追踪猎食

黑沉沉的针枞林子，阴郁地耸立在冻结的河流两岸。不久前刮过大风，所以树上白色的冰衣雪盖已经揭掉了，树和树在渐渐消逝的暮色中仿佛互相依偎着，阴郁而不祥。广大无边的寂静笼罩着大地。大地本身一片荒凉，没有生命，毫无动作，如此寂寞寒冷，它那意味，甚至不仅仅是悲哀而已。它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笑意，但是这笑比任何悲哀更可怕——这笑，像斯芬克斯^①的微笑一样毫无乐趣，像冰雪一样冷、而且确实带着几分残酷。那是永恒以其专横而难以言传的智慧在嘲笑生命和生命的奋斗。那是“荒野”，是野蛮的、寒冷彻骨的“北国的荒野”。

但是那里却有生命存在，而且公然在荒野上进行反抗，沿着冻结的河流，一串狼犬艰苦跋涉。他们的耸立的硬毛上结了一层白霜。他们的气息一喷出嘴巴就在空中结成冰霜，落在他们的皮毛上变成霜雪的结晶体。这些狗身上套着皮轭，还有皮带把他们拴在一部雪橇上，让他们拉着前进。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面狮身女怪。

雪橇下面没有滑板。它是用坚实的桦树皮做的，向上翻卷着，为了可以滑过前面像波涛起伏一般的软雪。雪橇上面，用绳子绑得牢牢的，是一只狭窄的长方形木盒子。雪橇上还有些别的东西——几条毯子、一把斧头、一只咖啡壶和一口煎锅；不过最显著的，占着绝大部分地位的，就是那长长的狭窄的长方形木盒子。

在那些狗面前，一个男子穿着一双大雪鞋，艰难地步行着。在雪橇后面，艰难地步行着第二个男子。雪橇上，木盒子里，躺着第三个，他的苦工已经完结，——这是一个已经被“荒野”征服和打倒、永远不会再活动再挣扎的人。“荒野”一向不欢喜运动。生命对于它是一种冒犯，因为生命是运动，而“荒野”是永远企图毁灭运动的。它把水冻结，阻止它向大海流去；它把树木的汁液榨干，直到它们的强健心脏都冰冷了为止；最凶恶可怕的是，“荒野”把人蹂躏折磨到屈服——人，原是生命中最不安静的生命，对于“一切运动必定终于成为运动的停止”那句格言始终抱着反感。

但是这一前一后，还没有死去的两个人却毫无惧色，不屈不挠地跋涉着。他们身上包着毛皮和鞣皮。眼睫毛、两颊和嘴唇都糊满了他们的气息结成的冰屑，以致他们的脸都辨认不出了。这使得他们好像戴着鬼面具，仿佛鬼世界里鬼魂出丧时的丧事承办人。但是在面具下面的他们，却是人，是正在深入那一片荒凉的、嘲弄人的和沉寂的土地的人，是热衷于巨大冒险的渺小冒险者，是唆使自己跟这个像无限空间一样渺茫、生疏和死寂的世界的威力相抗衡的人。

他们一面走路，一面保持沉默，为了节省些气力。四面八方一片寂静，寂静犹如实质的存在，压迫着他们。它影响他们的精神，好比深水的压力影响潜水的身体一样。它以一种无际的空间和不可改变的法令所特有

的巨大威力压迫着他们。压得他们缩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像榨葡萄汁似的榨掉一切的狂妄热情和骄气以及人类心灵里那种僭妄的自尊自重，直到他们终于发觉他们自己不过是有限的和渺小的尘芥，凭着不很高明的狡诈和小小的聪明，在伟大而盲目的物与力的作用与交互作用中活动罢了。

一小时过去了，又是第二小时。短短的没有太阳的白天，它的暗淡光线正在开始消逝。这时候，一声微弱的远远传来的哀号声，在寂静的空中响起来。它急骤地翱翔而上，达到最高调之后，就在那儿萦回不散，颤动而紧张，然后才慢慢地消失。它可能是一个即将毁灭的人的哀号，若不是它带着一种凄惨的凶猛和饥饿的焦急味道。走在前面的人转过头来，直到他的眼光和后面的人的眼光相遇。然后，隔着狭长的木盒子，两人互相点一点头。

第二声哀号响起来了，用针一般尖锐的声音刺破沉寂。两个人都听出了声音的方位，那是在他们后面，就在他们刚走过的冰雪旷野里。第三声响应的叫声又起，也是在后面，在第二声左边。

“他们在追我们哪，毕尔。”前面那人说。

他的声音沙哑，并且是假嗓子，他说得显然很吃力。

“食物很缺乏呵，”他的伙伴回答，“我几天都没有看见一点儿兔子的踪迹。”

此后他们就不再说话，虽然他们的耳朵留神听着他们后面继续发出的猎食的噪声。

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狗赶进河流边上一丛针枞树林宿了营。棺材放在生起的火堆旁边，作凳子也作桌子。那些狼犬集合在火堆那边，互相咆哮和争哄，但是没有显出要脱身跑到黑暗里的意思。

“我好像觉得，亨利，他们离营地近得很。”毕尔评论说。

亨利正靠火蹲着，用冰块垫好咖啡壶，点一点头。他直到在棺材上坐好开始吃东西的时候，这才说话。

“这些狗知道什么地方安全，”他说，“他们知道吃东西胜过被吃。聪明得很，这些狗。”

毕尔摇摇头：“哼，我不知道。”

他的伙伴诧异地看看他：“我这是第一次听见你说他们不见得聪明。”

“亨利，”那一个说，慢吞吞地咀嚼着他正在吃的豆子，“你有没有留心到，我喂他们的时候他们骚动得多厉害？”

“是比平常闹得凶。”亨利承认。

“我们有几只狗，亨利？”

“六只。”

“那么，亨利……”毕尔停顿一下，为了使他的话有更深的意味，“不错呀，亨利，我们有六只狗。我从袋子里拿出六条鱼。每只狗给一条，但是，亨利，鱼却少一条。”

“你数错了。”

“我们的狗是六只，”那一位心平气和地重复说，“我拿出六条鱼。独耳却没有吃到鱼。后来我重新到口袋里拿了一条给他。”

“我们只有六只狗呀。”亨利说。

“亨利，”毕尔继续说，“我并不说他们全都是狗，不过吃鱼的却有七只。”

亨利停止吃，隔着火看看狗，数一下。

“现在只有六只。”他说。

“我看见另外那只在雪地上跑掉，”毕尔用冷静的果断口气宣布说，“我看到了七只。”

他的伙伴对他怜悯地看看，说：“这个玩意儿解决了的时候我就谢天

谢地了。”

“你这话怎么讲？”毕尔问。

“我是说，我们运的这个玩意儿影响了你的神经，所以你见鬼了。”

“我也想到了，”毕尔庄重地回答说，“所以，我看见他在雪地里跑掉，我就看一看雪上，看见了他的脚印。于是我就数一数狗，还是六只，脚印现在还在雪上，你要看吗？我指给你看。”

亨利不回答，只管默然地大嚼，吃完的时候，最后喝了一杯咖啡作为结束。他用手背抹抹嘴说：

“那么你以为是——”

一声哀哭般的长号，凄厉地从黑暗中某处发出，打断了他的话。他停顿下来谛听，随后把手向叫声那边一扬，说完他的话——“是他们中间的一只吗？”

毕尔点点头：“我相信一定不是别的东西，你也注意到那些狗曾经闹得那么凶。”

一声又一声的长号，和响应的哀号声，把寂静变成了疯人院。叫声从四面八方发出，那些狗害怕得挤在一起，并且挤得那么靠近火堆，以致身上的毛也被烧焦了。毕尔向火上添了些树枝，随后点起了烟斗。

“我看你有一点儿泄气啦。”亨利说。

“亨利……”他沉思地吸了一会儿烟斗才继续说下去，“亨利，我在想，他比你我幸运他妈的多少。”他用大拇指向下朝他们坐着的棺材一戳，表示是说那第三者。

“你和我，亨利，我们死的时候，假使弄到足够的石头挡住狗来搞我们的尸首就算运气了。”

“不过我们不能比他，有人呀钱呀和别的东西来料理后事，”亨利回



答，“这种长距离的葬礼你我可开销不起。”

“叫我不明白的是，亨利，像这样一个小伙子，在本乡本土神气活现的，不愁吃也不愁穿，干吗到这荒凉的天涯海角来碰钉子——这我真是不明白。”

“他假使守在家里的话，会活到老才死的。”亨利同意地说。

毕尔张开嘴巴要说话，但是改了主意。他只指了指像围墙一样从四面压迫着他们的黑暗。那漆黑中间并没有显出什么东西的形象，不过他看见一对像烧着的煤块似的发光的眼睛。亨利用头指出第二对，第三对。一圈亮眼睛已经靠拢他们的营地附近了。时而有一双眼睛移动了，或者暂时消失，一会儿又重新出现。

那几只狗的不安增加了，在像潮涌的一阵恐惧中惊散了，蹿到火堆这一面，畏畏缩缩地在人腿附近爬来爬去。一只狗在蜂拥中一跤跌进火堆边上，痛得和吓得哀叫，烧焦的毛的臭味弥漫在空中。这场骚乱使那一圈眼睛不安地移动了一会儿，甚至还撤退了一点儿，但是狗静下来一会儿之后他们又不动了。

“亨利，缺了弹药真是他妈的不幸呵。”

毕尔已经抽完了烟，正在帮着他的同伴往晚饭前在雪地上铺好的针枞树枝上摊开毛皮和毯子做床。亨利沉重地哼了一声，开始解他的鹿皮鞋鞋带。

“你说还剩下几颗子弹？”他问。

“三颗，”是回答，“但愿是三百颗。那我就要教他们尝尝滋味了，他妈的！”

他怒冲冲地朝那些发光的眼睛晃晃拳头，就把鹿皮鞋稳妥地撑在火前面烘。

“我也希望这阵寒潮过去，”他继续说，“零下五十摄氏度已经两个礼拜了，但愿我没有走这一趟，亨利，我看形势不妙。不知怎地，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头。我假使希望什么，那就是希望这次行程已经走完，你和我是在麦圭利堡，正坐在火炉旁边打牌——那就是我的希望。”

亨利哼了一声，爬进了床，他正要睡着的时候被伙伴的声音叫醒。

“喂，亨利，另外那条混进来吃鱼的——这些狗为什么不攻击他？这真叫我想不透。”

“你操心得太多了，毕尔，”得到的是这个睡迷迷的回答，“你从前可不是这样的。现在闭上嘴睡觉吧，到早上你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你的胃在发酸，毛病就在这里。”

两个人都睡着了，沉重地呼吸着，在一个被窝里并排地躺着。火熄灭了，围在野营四面的发光的眼睛更拢近了。狗恐惧地拥挤在一起，每逢有一双眼睛来近的时候就发出威胁性的吠声。有一次他们喧闹得很厉害，把毕尔吵醒了。他不惊扰他的伙伴的睡眠小心地爬下床，在火堆上扔了木柴。当火开始旺起来的时候，那一圈眼睛退远了些。他偶然向那些挤在一堆的狗一看。他揉揉眼睛，更凝神地对它们看看，然后爬回被窝里。

“亨利，”他说，“啊，亨利。”

亨利从睡眠中惊醒的时候呻吟一声问，“出了什么毛病？”

“没有什么，”回答说，“不过他们又变成七只了。我刚数的。”

亨利在喉咙里哼了一声表示听到了这消息，那哼声拖长成为鼾声，他又沉入睡梦中。

早上，亨利第一个醒，把他的同伴叫起来。已经六点钟，但是离白天还有三小时。亨利在黑暗中动手准备早餐，毕尔卷行李和备雪橇。

“喂，亨利，”他突然问，“你说我们有几只狗？”